



灯月同辉

◎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初2025级12班 苟扬曼

夜幕降临，把天地晕染成浓重的墨色。

街巷间，路灯次第亮起，冷白的光线穿透暮色，在柏油路上晕开一圈圈清亮的光晕，总有飞蛾绕着灯影盘旋。抬眼望夜空，明月静挂星河，清辉洒落，温柔从容。植物新芽与蛛网都被蒙上一层薄薄的银纱，朦胧静谧。

漫步在这一重灯火、一重月色的光影里，心里生出疑问：月光和路灯，究竟谁更亮？

若单论肉眼可见的光亮，路灯自然更胜。每一盏灯都像伫立街边的坐标，用恒定光亮填满夜色里的每一处黑暗。这份光亮，藏着城市发展的底气，也是人间烟火里踏实的依靠。我们不必再受制于月亮的阴晴圆缺。路灯直白安稳，照亮脚下步履，也守着人间归途。

可若用心境去品读，月光的清辉却有着路灯比不了的辽阔。路灯的亮，是入世的烟火之亮。它扎根街头巷尾，见证学子的匆匆身影、打工人晚归的脚步、夜市此起彼伏的叫卖声。它守护着平凡日常，让夜色多了暖意。只是这份光亮太过直白，久而久之，人们只顾低头赶路，渐渐忘了抬头仰望。

月光的亮，是超脱尘世的闲适之亮。它没有固定亮度，只用千里同辉的温柔包裹世间喧嚣。千百年前，李白对月独饮，月色消解孤寂；杜甫望月怀乡，一句“月是故乡明”，道尽绵长乡愁。月光从不张扬，却自带一份沉静力量。它从不是为了指引人赶路，而是为了安放人心。当月光洒落，世间仿佛慢了下来：枝叶轻轻摇曳，蛙鸣格外清晰，晚风也带着温柔。这一刻，不必思虑前路，只需站在月色里，拂去心底浮尘，找回内心澄澈。

路灯与月光，从来不是对手，而是人间缺一不可的两道光。路灯照亮现实之路，是奔赴理想必须踏过的旅途，但一味埋头赶路，容易弄丢生活意境；月光浸染心境之路，是安放情思的归途，但一味沉溺风月，也容易脱离现实。二者互为表里，缺一则偏。

人生最好的状态，莫过于灯月同辉。各有风骨，各有担当。路灯陪我们奔赴山海，月光予我们静守本心。街灯笼住月色，月色浸润街灯，相融相生。

唯有兼得灯火与月色，才能在人间步履从容，在烟火岁月里心怀温柔。置身双重清光里，看清前路，也读懂自己。

再看，灯与月，原来都为我亮着。

评

语

这篇文章的核心是一个追问：路灯和月光，谁更亮？作者没有停留在物理层面的比较，而是把两种光分别提炼为两种生命态度——路灯是入世的、务实的、向前的；月光是出世的、沉静的、向内看的。这个提炼本身就有思辨的价值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文章没有让路灯和月光分出高下。前半部分分别写各自的好，后半部分写各自的局限，最后汇入“灯月同辉”的主题。“看”的动作贯穿始终——开篇写低头看路灯、抬头看月亮，中间反复在这两种注视之间切换，结尾写“灯与月原来都为我亮着”。整个思辨过程发生在一个站在原地、反复变换视角的人身上，这种写法更能说明“灯月同辉”的深沉含义。

(指导教师：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曾亚)

“飞蛾绕着灯影盘旋”这句，让整段描写活了。飞蛾不是重点，但它让光有了“温度”——飞蛾被光吸引、围着光转。一个小小的动态描写，把静止的路灯写出了呼吸感。

通过描写李白、杜甫与月光的意境，点明月月的文化纵深，把月光从眼前的自然景物扩展到千年来中国人的情感共识。

这段不写路灯照亮了什么景物，而写它见证了什么——学子的身影、打工人的脚步、夜市的叫卖声。路灯被还原成了日常生活的目击者，而不仅是冷冰冰的照明工具。后面的“只顾低头赶路”则不费力地把路灯从“物”拉到了“生活方式”层面。

前面论证了路灯和月光各有所长、各有所缺，最后让两道光同时落在人身上。收束轻盈有余味。

